

散文

春夜听雨

唐运华



正月二十一是周六，晚上我住在老家。半夜时分，忽然听到门外响起滴答声，下雨了，顿感一阵寒凉，再难入睡。

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近距离听雨了，以前在县城，每当下雨，只听到遮阳棚上砰砰作响。现在雨声就在门外，能想象出整个村庄、田野湿漉的样子。

春夜万籁俱寂，唯能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。

春雨不紧不慢细细地下着，风声雨声入耳，让人不由自主沉浸在怀旧的氛围中。

瘫痪的母亲睡在里间，开着空调，很温暖，我睡在外间寒如冰窖。偶尔听到母亲在里屋发出轻微的咳嗽声，我就挣扎着起来给她翻身——从温暖的被窝一下子进入冰冷的空气里是需要勇气的，我努力起床，到里间给母亲翻身，然后再回到冰冷的外间，重新躺下。

算起来，我已经很多年未住老

家了。自从去年母亲瘫痪卧床后，我在老家居住的日子便多起来。在乡村居住的夜里，我感受到不一样的夜色，有半轮残月悬挂树梢的苍凉，也有千里明月扯起朦胧雾纱的温柔。

雨声滴答，淋在院内水泥地上。对于农人来说，这是一场及时雨，冬小麦正值返青之际，需要雨水滋润。春打六九头，路边柳枝泛出绿意，田野里的小麦匍匐在地，夹杂着黄叶，正等待雨水滋润后返青。恰好，下雨了。

多年前我还没搬出这个村庄时，下雨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我穿着深色胶鞋，打着伞，沿着村中土路，专挑没有积水的硬地走，看田野里一望无际的冬小麦顶着闪闪发亮的雨珠。春雨性格娴静温柔，润物无声，细密的雨帘在田野上空斜织着，远方一片迷蒙，掩映着模糊的树林和村庄，麦苗贪婪地吮吸着这天降甘霖。几个戴着破草帽的村中长辈，也下地看看，议

论谁家的麦子长势好。

好雨知时节，不用说，今年风调雨顺，又是个丰收年。但是，以前也经常出现老天专门与农民作对的干旱。一冬无雨，春节过了，地里麦苗一片枯黄，田地像长期缺水干裂的嘴唇。一直盼雨的父亲和村里人忧心忡忡。刚过正月初六七，父亲便把喷灌机拉到地头，迎着料峭的春寒，扯开塑料管子，一根根接起来，给喷灌机对上一点水，再“呱唧呱唧”压出水，随后，攥紧柴油机摇把，拼尽全力摇，柴油机大轮带动喷灌机小轮高速旋转，“腾腾腾——”排气孔喷出黑烟，摇着了。干瘪的塑料水管一下子鼓起来，麦田里的水管口开始出水，喷出的水落在身上，冰凉。

今年麦子长势好，丰收在望。比起以前，现在灌溉条件好多了，每块地头都有机井，即使遭遇干旱，推上电闸就能灌溉。这两年粮食涨价，种粮有利可图，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增。

任何艰难的日子终有尽头。经历了三年疫情，度过了饱受残酷疫情考验的冬天，这个春天来得很不平凡，让人如释重负，长出一口气。终于可以看桃红柳绿、百花盛开，自由出入超市、菜市场，也可以畅快地出门旅游了，中小学生正常上课，大学生恢复正常大学生活。同样，一直卧床的母亲也可以坐轮椅在院子里晒太阳了。这是个值得纪念、充满希望、生机勃勃的春天，那些像石头压在心上一样的日子终于一去不返。

“腊雪瑞我麦，春雨嘉我谷”。这天降甘霖，滋润了地里正在返青的麦苗，它们像农民疼爱的娃娃，正挥舞着藕节般的小手欢快生长。每当我周末早晨回村时，就会看到整个田野笼罩着五彩的雾霭，万千道金光洒向大地，阳光明媚，光滑如镜的水泥路上铺下一一道道树影。有农人正在田野里春耕春管，一幅幅繁忙壮观的春耕图正在祖国大江南北徐徐铺展。①8

散文

藏在老房子里的童年

刘煜

在郑州工作的大哥，前不久回来探亲，顺便跟我商量件事：把家里的老房子拆掉，重新盖一下。

老房子确实很旧，青砖蓝瓦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，棱角明显已经被打磨掉，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斑驳、苟延残喘地矗立着，完全失去了雄姿英发和精神抖擞的模样。老房子共五间，始建于1983年，是父亲和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一砖一瓦精心打造而成。

辞旧迎新按说是件好事，可对我来说，心中却有着万般不舍。每次看到老房子，童年的快乐时光便会像过电影一样，浮现在我眼前。

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在老房子中长大的。堂屋的西墙上经常挂着一块小黑板，那里便是我们入学之前的临时课堂。父亲手中握着一根筷子，等我们兄妹四人依次坐好，他的身份瞬

间发生逆转，由一个地道的农民变为优秀的家庭教师。父亲的教学内容很简单，语文包括古诗和认字，数学只有简单的加减法，偶尔也会穿插一些所谓的美术课程。父亲听见院子里传来牛叫声，就会比葫芦画瓢教我们画牛；看到门口跑过一只鸡，又开始按照鸡的样子用心去描绘。结果，父亲画的牛被我们说成马，画的鸡被我们猜成鸟，他经常被气得哭笑不得。

大哥虽然只比我年长一岁，心眼儿却出奇地多。夏天来了，尽管农村到处绿树成荫、生机盎然，但是那流金铄石的炎热天气，还是足以令我们望而却步，只能待在较为凉爽的屋内嬉戏打闹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大哥骗我和弟弟为他进行“义务劳动”的情景。当时大哥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手握一把扇子对我们说：“这把扇子灵得很，你俩对准我使劲一扇，我立

马就会肚子疼。”我满怀好奇地接过来，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握着芭蕉扇一样，对准“火焰山”拼命地上下挥舞。果然，大哥立即捂着肚子，龇牙咧嘴地冲我直喊“疼”。他那副满脸痛苦的狼狈相，源源不断地助长我们的体力，让我和弟弟都更加起劲儿。看着满头大汗的我们，大哥乐得哈哈大笑，我们也不明就里地跟着傻笑。半个村庄都荡漾着我们兄弟欢快的笑声。

印象中父亲的商业意识很强，在那个市场经济相当滞后、农民还处在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年代，父亲就开始养牛了。家里经常养着一大一小两头牛，大的是头母牛，小的是它产下的牛犊子，我们那里俗称“对子牛”。母牛除了用来耕田外，还肩负着为我们家创收的重任。小牛犊一般养至五个半月以上，就可以为家里换回一沓花花

绿绿的票子。

我们跟牛的感情很深，除了每天放学后给它割草，夏天还经常帮它驱赶苍蝇和牛虻。那时的牛虻很多，大的像蜜蜂，小的像绿豆苍蝇，只是身躯稍微瘦小而已。两者不同的是，苍蝇一般只趴在牛头上，而牛虻却专挑牛身上的薄弱位置下口，肚皮是它最为理想的活动场所。我和大哥经常猫着腰，在牛肚子下面钻来钻去，每看到一只牛虻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拍下去，然后拎着它的尸体找蚂蚁喂。

时光荏苒，后来我们跟随父亲搬到城里，距离家乡的老房子越来越远。如今我们都长大了，父亲也变老了，我们对家乡的人和事记忆逐渐模糊，唯有儿时的快乐时光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我想念我的家乡，更依恋家乡的老房子。①8

随笔

寻鲜入春时

宋涛

稀少的、刚上市的食物，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应该谓之“品”。时鲜是所求之物，必是先尝为快，讲究个“时限”，所以，跟随时令的脚步，及时寻找，方能得之。入春寻鲜既是一场赏春的行动，又是品春鲜春味的实际需要。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走过漫长的寒冬，一切都像刚打了盹儿后醒来。麦田碧畴一野，小草星绿满坡，几阵春风，几场春雨，一切都萌动且精神起来。这时，在河坡，在麦田，都可看到一小蓬一小蓬叶嫩茎长的荠菜，还有羊蹄棵等野菜散布田野。

在阳光明媚的中午或清风拂面的下午，带上竹篮和小铲，带上春天明媚的心情，就可以出发了。当然还得带上喜欢撒野的孩子们，一路欢歌笑语，走向田野，寻鲜去。东一棵藏在麦垄间，带着盈盈露珠，西一棵在路旁草丛，等待被发现。专注的大人们和随意的孩子们，都能从竹篮里渐多的野菜中获得欣喜和快乐。一场挖野菜的劳作就像田野上空的白云，飘逸而过，在大人们带着些微的疲惫，孩子们喊着口渴时，完美落幕。竹篮里收获多少，只是消遣，并不影响轻松

的心情。

回到家里，一般母亲们会搬个小板凳，就着门口浅暖的阳光，一棵一棵把所获的野菜择干净，家中的小狗摇着尾巴，跑来蹭去在院里撒欢，似也在享受收获的喜悦。接着淘洗、滤水，剩下的只是选择吃法了。当然吃法也不复杂，一种是，把滤好水的野菜放到盆里，撒上面粉，搅拌均匀后上锅蒸，出锅后，及时用竹筷抖散开，稍等散热后，放入香油、备好的蒜汁，拌匀即可食用；一种是，把野菜切碎，和炒散的鸡蛋放一起调馅，包素饺子，开水两滚煮透，即可食用，蒜泥和醋制成蘸汁，即蘸即食。以上两种吃法，都可称之为美味。

当然，入春之鲜，还有不少，寻遍地上后，我们还可以仰望，这时椿芽和榆钱就进入我们的眼帘了。椿芽，更是时令春鲜，春忙疏忽，转眼间，椿芽长大，不仅香味无存，也不鲜嫩了，香椿只能是叶为芽状时吃才最为肥美。榆钱则是浅黄嫩绿时，为最佳采摘期，此刻最为鲜嫩清甜。俗语云“正月葱，二月韭”，春韭在二月吃才是极鲜美的。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老友重逢，朋友能想到的招待杜甫的美味，当数春韭了。初春

时节，时常见这一家在院内用钩子采椿芽，还有另几家在门口榆树上捋榆钱的场景。所以，春景要珍惜，寻春鲜也要赶时间啊！

记得小时候，星期天不上学，母亲会对姐和我说，带上竹篮和铲子，你们挖野菜去吧！那是最为开心的时刻，可以边寻野菜边玩耍了。田野里有春风，有小鸟，有清清的小河。在田间地头，在林间，在洼地河坡，姐姐找到的野菜最多，我寻到的较少。我往往在姐姐的训斥声中，刚从一只小鸟的身上回过神来，又转而摆弄野花野草去了。不管挖到的野菜有多少，在炊烟升起时，村口寨墙的高处，都会传来母亲喊我们的乳名声，得回家吃饭了。

小时候大家吃时令菜，多是因为物资相对贫乏，到了某个时节就只能吃某些菜。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春季正是蔬菜匮乏的时节，挖野菜就是为了补菜缺啊。那年月里，乡亲们总是想各种办法，贴补生活，把日子过下去。

春鲜惜人，在苏学士的笔下体现得细致入微。他的好友范德孺于元丰八年被宋朝廷任命为庆州知事，赴任在即。庆州地处遥远的西北甘肃，而

范德孺是苏州人，此时，初春时节的南方，气候已温暖和煦，而北方寒冷依旧。诗人为好友赴任时的遥远路途、北方严酷生活环境而担忧，写下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遥想庆州千嶂里，暮云衰草雪漫漫”，青蒿黄韭都是咬春庆春的时鲜，此时只有春鲜能够表达苏学士对好友的一片深情了。

时蔬连着时节，而春鲜，则藏在春天的角落里，寻觅才能得到春天的真味。春鲜是以味道的形式呈现的春天！现在生活好了，日子富足了，从生活的城市返回农村的老家，入村满眼熟悉的景物，天蓝地绿，春风清新舒怀，思念已然化为亲人间的欢畅交谈，乡愁得到几多抚慰。

那些带着家乡春风、春雨、春色、春味的荠菜、香椿、榆钱、春韭，在母亲的巧手下化为一桌春之宴，带着满满的时令感、仪式感扑面而来，让身居城市、已对季节更替感觉迟钝的我们，感受到春天的明媚和母亲的爱。食而知节，春鲜入口，满足了我们食鲜的愿望，母亲的爱依然是老屋小院熟悉的底色。

吃过春鲜，我们已追上春天的脚步！③22



散文

诗歌

杂感

冯剑星

梅花开尽藕花开。
沙鸥真个解人意，
一点风流不用猜。

寒作梅花一例幽，
绝怜春水绿如油。
乍来春色无寻处，
已满溪边菜头。

柳梢柔嫩早青青，
多谢东君乍解冰。
最是满城花放后，
客中看尽上元灯。

隔溪灯影送空寒，
占得浮生一味闲。
晚起坐着晴复雨，
何劳北苑画春山？

欲采蘋花不自由，
溪头春草绿如油。
小鱼相顾结成队，
一路窥人细细游。①8

春天(外一首)

田军

一年一次，用深情温暖我

一年一次，用蓬勃激励我

一年一次，用桃花梨花油菜花

芳香我

一年一次，溪水淙淙

我想用那清澈的水

洗出个明媚的天空

我想用那飘洒的微雨

在纵横的田埂上

写下微香的诗句

我想用那柔柔的春风

轻轻唤醒沉睡的大地

写下一行又一行

鲜活生动的赞美

我想借你一束春光

照耀我年近七旬的母亲

赶走她一冬反复不停的咳嗽

让她在碧绿碧绿的世界里

大口大口地呼吸

在流动的春色里

奔跑沐浴②22

春早(外一首)

飞鸟

双休日

陪你去一分利超市买菜
我的目光是一堆碎铁屑
你的白发是一块磁铁
鼻子有点酸
我在门口等你

斜对面的高树上

没有一片绿叶
春天还藏在树根
喜鹊在树梢劳作
它们在辛勤筑巢
这里是它们的家乡
还是在异乡漂泊
它们不管这些

一边忙碌一边唱歌

明天

鸟声吵醒了雨
点点滴滴穿透玻璃
或被玻璃砍得支离破碎
春天笑望我
如同我笑望着
明天③22

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

道源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